

这多情写意的秋

□舒勤

立秋过后，几阵风、几场雨，便将夏日的炙热悄悄藏匿。天气逐渐变得凉爽起来，秋，便这般正式地来了。

初秋的风，与夏日大不相同。夏日的风是燥热的，吹得人面上发烫。秋天的风是清爽的，带着几分凉意，拂过脸颊时，浑身感觉通泰，教人不由自主地慢下脚步，好生享受这份惬意。

看路边的野菊花慢慢绽放出金黄，那金黄惹人驻足，在微凉的秋风里颤巍巍地抖

动。花儿不大，瓣儿却有点密，那黄也不一律：深黄浅黄，明黄暗黄，在秋阳下显出有些层次来。花心是深褐色的，如凝定的眼珠，静静地观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。我每每遇见，都要俯身抚摸它们，不为别的，只因小时听大人们说，九月出生的人性格似秋菊，生命力顽强。它们如果不是人工栽培，也会从石缝里、墙角边甚至破瓦砾中挣扎着长出来，尽情吐露芬芳。

看庭院里的枫叶渐渐染上绯红，那绯红与野菊迥然不同，先是边缘一圈儿微红，继而蔓延至全身，终红得通透。读初中时每年

都要摘几片放在书里，做书签，时不时地翻出来看看。叶片在纸页间渐失水分，薄如蝉翼，纹理却愈发清晰，叶脉纵横如命运掌纹。后来读中专时，竟在实验室里与枫叶重逢。植物学的老师教我们用水药褪去叶肉，独留纹理。将叶片浸在氢氧化钠的溶液里，文火慢煮，眼见鲜红渐渐褪成淡褐，叶肉便如往事般层层剥离。再用软毛刷小心翼翼地拂拭，残留的叶肉簌簌落下，最后只剩一张透明的叶脉网络，摊在玻璃片上，薄如轻纱，甚是好

看。我们将这些叶脉标本夹在滤纸中吸干水分，各自染上心仪的色彩。至今我还珍藏着

那些安睡课本中的大红色枫叶叶脉书签。秋天的雨又是另一番况味。它不像夏雨那般急促暴烈，总是淅淅沥沥，雨丝细密，仿佛历经繁华后的沉淀，恬淡从容。静坐窗边听秋雨，心暖暖的。这暖，不是来自温度，而是源于内心的一种安宁与满足。

在四季轮回中，秋天不像春天那样躁动，不如夏天那般热烈，更无冬天的肃杀。它是最富诗意的停顿，是岁月给予我们的温柔馈赠。

这多情写意的秋啊，教人如何不爱它？只渴望它留得久些，再久些。

老屋情思

□刘敬宗

走出大山，远离家乡，却无数次梦回家乡，梦回老屋。

在海拔800多米的望乡台山下，有一个完整的老四合院，那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，我的老屋。这个四合院与别的四合院不尽相同，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四合院的中间由东向西砌了一道墙。因四合院里住了两户人，一户姓刘，一户姓廖，刘家住北方，廖家住南方。四合院坐东向西，堂屋正对西方，西方山形像一只画眉鸟，当地人称“画眉”岩。

这个四合院本就是一个刘姓人家修的，距今估计差不多有200多年了，土墙土瓦土干沿，木檐木柱木门檻，条形石块镶地坝，方形石碇当柱底，正房子土墙略有倾斜，但经历了“5·12”和“4·20”地震，依旧稳固。

现住的两户人中，廖姓人家是后来入住的。我们虽然姓刘，但并非此房原主人。听我的父母讲，我现在的

老家是他们在1959—1961年之间，分多次从原住刘姓人家购得的。原刘姓人家是很了不起的，听说他选址时是专门找了一个十分能干的先生看过的，这里风水好，是个“好地脉”。建好房后，在当时他确实也是属于吃得起饭的大户人家。

也不知是修房的第几代人，生了一个智商到近似于“憨”的儿子，在大人的包办之下，还娶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儿媳妇，等到老一代逐渐老去，百年之后，儿子还是智商不高，漂亮的儿媳干不来农活，就坐吃山空，不过几年家里就逐渐走向衰败，只得先卖瓦后卖房，来维持一家人的口粮。

我的父母第一次买房，只买了他家两间没有瓦的空架房子加上一个拖披，院内仅有一个窄溜溜的地坝。为了购买房子，父亲把被子都卖了，而勤劳的母亲在家种了不少的茄瓜小菜，其中满山遍野的南瓜也为购房节省了

不少的资金。因我父亲原来住的“田坝头”爷爷家的房子大伯在住，大伯与父亲商量，由他出钱在我父亲买房的刘姓主人家再买两间房，就算是继承了原来的房产，父亲同意了这个方案，才变成了正房有两间，完全与原刘姓人家平分了这个四合院。

买房后的前几个月，中间是没有隔墙的，听我父母所讲，家里能吃的东西总是失窃，于是干脆自己掏钱在院坝的中间砌了一道墙，直到今天。到了七十年代后期，原刘姓建房者的后人又把仅存的半边院子出售给了现在的廖姓人家。

自打考上中专离开老屋40多年了，但每年我都要抽时间回去数次，许多时候，还要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回家看看。每次回家，虽然没有小时候的激情，但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都被我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，哪怕就是看着地坝里的一块石头，我都可以讲出小时候的许多故事，用烧过的木炭在石板上写字、造句、画娃娃，跳杠、捡子、走五马，唱歌、跳舞、诗朗诵，立正、稍息、一二一……

远离家乡，心在老屋，几十年来一半以上时间做的梦都是房前屋后的场景，不是在割草，就是在放牛，不是在河里捉螃蟹，就是打着火把在照黄鳝……

几十年了，老屋始终保持原貌。父母养育了我们四兄妹，如今只有小弟弟在家居住。曾几何时，我也问过小弟：为何不拆旧建新？小弟开玩笑地说：“如果我拆了，你回来之后，还有老屋的感觉吗？”

我想：定格在我心中的老屋永远拆不掉。

（稿件来源：眉说之言全民融媒号）



全民融媒号二维码



文化·诗歌

诗六首

□楚文川

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
敬观感怀

铁甲金戈映日辉，英魂铸魄山河巍。
战旗猎猎昭前烈，银翼排空慑寇威。
赤子心承家国志，丹忱誓守汉唐畿。
寰球共仰和平帜，浩气长存万代师。

康定东关晨行

东关晓色浸秋烟，碉堡横云郭达巛。
折多潺潺喧菜市，雅拉澹澹浣青天。
一襟桐雨知寒信，半岭茸香兆稔年。
莫道紫霞虚远岫，知行深处即桃源。

晨跑问道

雨洗秋空跑道明，林涛漱玉鸟啼晴。
布谷衔来万壑翠，鸪群译就九霄青。
晨铃抖落三更露，老树盘根百载盟。
最是晨光催叶劲，飞鸢已破晓云平。

秋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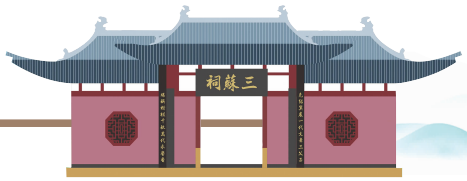
秋色初匀染翠微，林彩云影共霞飞。
清泉漱玉鸣幽壑，健翮凌云振羽衣。
千畦稻浪连天涌，一脉溪光向海归。
欲济沧溟舟楫在，却随明月钓船归。

湖上晨望

曦光初透晓云轻，万顷金鳞跃水晶。
翠盖亭亭擎玉露，红妆袅袅曳风旌。
幽禽隔叶衔珠语，夏虫浮波漱玉鸣。
莫道烟柳遮望眼，长风已送一叶青。

秋色望远

霜初染树万重彩，再力擎青木樨开。
杜宇啼红争艳骨，勒竹舞翠破寒苔。
寒潭倒泻千峰影，曲涧轻銜一镜来。
待到星垂平野阔，扶藜直上翠螺螯。



苏祠游记

人不见，数峰青——游眉山三苏祠有感

□李姗

细雨淅淅，雨幕掩映下的三苏祠显得古朴而宁静，园内绿树葱茏，一片湿漉漉的翠绿溢出红墙之外。跨越两千里山海，此时此刻，我就这样站在“三苏祠”的牌匾之下。

踏入园中，只见“文献一家”匾额高悬于门楣之上，两侧则悬挂着那副“一门父子三词客，千古文章四大家”的对联。远处的粮殿内，三苏父子身着朱紫长袍，颌首低眉，目光穿越千年，庄重而又温和。

穿过粮殿，又来到一重庭院。院中满眼绿意，青苔漫上深棕色的虬枝，也漫上苏宅古井，尽显岁月的痕迹。转过头，那棵枝繁叶茂的荔枝树瞬间占据了全部视野。可惜现在并非荔枝结果的季节，看不到丹红的果实高挂枝头，徒留婆婆的绿叶笼上屋檐，漏下丝丝天光。提到荔枝，人们总会想起那句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，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远谪蛮荒却依然热爱生活的形象，又有多少人会想到荔枝之于东坡也系着几分家乡的牵绊。

他说：“故人送我东来时，手栽荔子待我归。荔子已丹吾发白，犹作江南未归客。”

如今眼前的这棵树已非东坡所栽，当年的那棵荔枝树只留下根系完整地保存在一旁。但无论是树是根，它依旧如此多情地守着千年前的承诺，换了另一个模样

等待着那个立志致君尧舜、远赴理想的少年人。也不知暮年的东坡先生品尝到岭南的荔枝时，会不会想起连绵群山后的小院里也氤氲着荔枝香。

沿着百坡亭一路前行，远远望去，东坡先生仿佛正悠然盘坐在披风榭中，静赏荷塘美景，近处是游鱼在荷间自由穿梭。再绕过假山，我便步入了式苏轩，走进“中国有三苏”专题展览。

展中最令我惊艳的是诗词意境的表达，尤其是那一首点绛唇。玻璃另一侧的白墙宛若宣纸铺开，瀑布沿层叠山岩飞流而下，溅起点点银珠，又落入水塘晕开层层涟漪。石壁旁静立着几枝翠竹，一株枯树，东坡先生就倚坐树下，低头浅吟。

“与谁同坐？明月清风我。”

我立于此情此景前，一时竟不知身处古今何处了。

我轻触玻璃，仿佛立在面前的是一面岁月的墙，也是今天的我们与历史上风流人物的距离。它那样清透，那首点绛唇似乎还残存着若有若无的墨香。我仿佛此时就在词中，与先生共分清风明月。但它又是那样密不透风，墙外人终究难以进入其中。千百年后的我们只能通过文字去想象，去体会先生那时的心境了。我有些怅然。可转念一想，我们共享着同样的文字。面对无情的时间，我们依旧可以“诵其诗而想见其所养”。“如旦暮之期，邻里与之游”何尝不算是幸运呢？

离开式苏轩在园中漫步，一路上遇见太多熟悉的名字。洗砚池、连鳌山、快雨亭……所幸在后人的追忆与纪念中，三苏祠不断重修，扩建。东坡先生留下的雪泥鸿爪未时光之河中湮灭，这些景物就在这里，他们诉说着东坡先生的悲喜苦乐，也为后人搭建了精神的栖息地。

走出三苏祠，纱轂行街上行人熙熙攘攘，热闹非凡。沿街而行的小贩高声叫卖，诱人的饭菜香味从街边的店家飘散开来。远道而来的游客或是怀着满心期待，在三苏的故乡与大文豪赴一场穿越古今的约会，又或是已沾染满身书卷气尽兴而归……一时间，眼前景象似乎与展览结尾动画中的场景交织，重叠。动画中是古代的纱轂行街，街上也是这样商铺林立，人声鼎沸，好一幅盛世图景。画面尽头，一位身穿朱色官服、头戴官帽的身影赫然在目。他或许是苏洵、苏轼、苏辙中的任何一位吧。他的目光坚定而深情，凝望着繁华喧嚣的街和安居乐业的百姓。那是他魂牵梦绕的故乡，也是求索一生的理想。

我初读《苏轼传》还是在初中，虽然早已熟识三苏的名字，却只是为了完成课业，从未真正走进他们。尽管这样，但我却对书中提到的一则传说印象格外深刻。景祐三年，彭老山草木枯萎、鸟兽纷纷离去，只因在这一年苏轼诞生于这片富饶的土地上，彭老山的灵秀之气独钟于苏轼一人。直到六十六年后苏轼离世，彭老

山才恢复曾经的郁郁葱葱。

后来在机缘巧合下，我爱上了诗词，也爱上了在书间，在路上循着这些流传千百年的文字追寻他们留下的足迹。出发前，我再次翻开了《苏轼传》，再次从“物化地灵铸伟才”谈起，回顾东坡先生在“黄州惠州儋州”走过的平生。此时此刻，我忽然对那则民间传说有了全新的感悟。或许让彭老山再次青翠的并非曾汇聚在东坡先生身上的灵气，而是一门三大家的精神与风骨对这片土地恒久的浸润。在他们的影响之下，一代代后辈愿追随先贤的脚步，让诗书礼乐的文化之种在这里生根、发芽，让灵秀之气也不再钟于一人，而是播撒开去，造就了这座“千载诗书城”。

或许真如展览尾声的那段动画一般，苏洵、苏轼和苏辙的身影从未远去。他们化作城市的大街小巷，化作绵延不绝的千年文脉，以一砖一瓦的形式融入眉山，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气质。他们的精神，也伴着眉山的青山绿水代代相传，千古流芳。三苏就像那眉山的青峰，历经风雨，却依然挺拔峻峭，屹立不倒。

在与眉山告别之际，我驻足于纱轂行街的尽头，回首望去，三苏祠内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依旧静静地守候在园中，等待着岁月的流转。它们所承载的历史回响，仿佛仍然回响在耳畔。

只是岁月蹉过，故人早已不见，唯有天边数峰长青。